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

话说僧官正在萧金铉三人房里闲坐，道人慌忙来报：“那个人又来了。”僧官就别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问道人：“可又是龙三那奴才？天二评：可��碇�非一二次矣。道人道：“怎么不是？他这一回来的把戏更出奇齐评：提�P�\_出妙文。天二评：可��易�其�g。老爷，你自去看。”僧官走到楼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门口扇着炉子。僧官走进去，只见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一副乌黑的脸，两只黄眼睛珠，一嘴胡子，头戴一顶纸剪的凤冠黄评：胡子下接着“头戴凤冠”几个字，真是奇文。身穿蓝布女褂，白布单裙，脚底下大脚花鞋，坐在那里。两个轿夫站在天井里要钱。

那人见了僧官，笑容可掬，说道：“老爷，你今日喜事，我所以绝早就来替你当家天二评：大奇。你且把轿钱替我打发去着。”僧官愁着眉道：“龙老三，你又来做甚么？这是个甚么样子！”慌忙把轿钱打发了去，又道：“龙老三，你还不把那些衣服脱了！人看着怪模怪样！”龙三道：“老爷，你好没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凤冠与我戴，不做大红补服与我穿，我做太太的人黄评：一个太太才了，又是一个太太，愈出愈奇，真令人应接不暇。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，不怕人笑也罢了，你还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天二评：大奇大奇。僧官道：“龙老三！顽是顽，笑是笑。虽则我今日不曾请你，你要上门怪我，也只该好好走来。为甚么装这个样子？”龙三道：“老爷，你又说错了。‘夫妻无隔宿之仇’，我怪你怎的？天二评：王太大�o此婉娩。僧官道：“我如今自己认不是罢了。是我不曾请你，得罪了你。你好好脱了这些衣服，坐着吃酒，不要装疯做痴，惹人家笑话！黄评：说不出来的苦，又不敢说硬话，窘状如见。龙三道：“这果然是我不是。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该坐在房里，替你装围碟，剥果子，当家料理天二评：愈出愈奇．读者�m茫然不解，然而亦猜着两三分。那有个坐在厅上的，惹的人说你家没内外。”说着，就往房里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到房里去了。僧官跟到房里，说道：“龙老三！这喇伙的事黄评：“喇伙”即光棍之谓。而今行不得。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不便！”龙三道：“老爷，你放心。自古道：‘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’齐评：愈说愈妙。僧官急得乱跳，他在房里坐的安安稳稳的，吩咐小和尚：“叫茶上拿茶来与太太吃天二评：前文��王太太已令人大笑不止，忽又表出此僧官太太，真非思�h所及。”僧官急得走进走出。恰走出房门，遇着萧金铉三位走来，僧官拦不住。三人走进房，季恬逸道：“噫！那里来的这位太太！”那太太站起来说道：“三位老爷请坐。”僧官急得话都说不出来，三个人忍不住的笑。道人飞跑进来说道：“府里尤太爷到了。”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、姓郭的两个书办，进来作揖，坐下吃茶，听见隔壁房里有人说话，就要走进去，僧官又拦不住黄评：急杀急杀。二人走进房，见了这个人，吓了一跳道：“这是怎的！”止不住就要笑。当下四五个人一齐笑起来。僧官急得没法，说道：“诸位太爷，他是个喇子，他屡次来骗[[1]](#footnote-1)我。”尤书办笑道：“他姓甚么？”僧官道：“他叫作龙老三。”郭书办道：“龙老三，今日是僧官老爷的喜事，你怎么到这里胡闹？快些把这衣服都脱了，到别处去！”龙三道：“太爷，这是我们私情事，不要你管。”尤书办道：“这又胡说了！你不过是想骗他，也不是这个骗法！黄评：正是这个骗法。萧金铉道：“我们大家拿出几钱银子来舍了这畜生去罢！免得在这里闹的不成模样。”那龙三那里肯去。

大家正讲着，道人又走进来说道：“司里董太爷同一位金太爷已经进来了。”说着，董书办同金东崖走进房来。东崖认得龙三，一见就问道：“你是龙三？你这狗头，在京里拐了我几十两银子走了天二评：不知怎�庸盏�。怎么今日又在这里装这个模样！分明是骗人，其实可恶！”叫跟的小子，“把他的凤冠抓掉了，衣服扯掉了，赶了出去！”龙三见是金东崖，方才慌了，自己去了凤冠，脱了衣服天二评：僧官太太�俗了。说道：“小的在这里伺候。”金东崖道：“那个要你伺候！你不过是骗这里老爷，改日我劝他赏你些银子，作个小本钱，倒可以；你若是这样胡闹，我即刻送到县里处你！”龙三见了这一番，才不敢闹，谢了金东崖，出去了天二评：龙三去后．自应稍叙来�v，恐是作者嫌�秽笔墨故略之．或���r�T人�明如读者意��．不复琐��邪。僧官才把众位拉到楼底下从新作揖奉坐，向金东崖谢了又谢。

看茶的捧上茶来吃了。郭书办道：“金太爷一向在府上，几时到江南来的？”金东崖道：“我因近来赔累的事不成话说，所以决意返舍。到家，小儿侥幸进了一个学，不想反惹上一场是非；虽然真的假不得，却也丢了几两银子天二评：暗缴上文。在家无聊，因运司荀老先生是京师旧交黄评：又挽荀玫，恰是京师丁忧时认识的，又借了荀玫。特到扬州来望他一望，承他情荐在匣上[[2]](#footnote-2)，送了几百两银子。”董书办道：“金太爷，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？天二评：�c匡二闻景兰江言潘三被拿一�颖史�。金东崖道：“不知道。荀大人怎的？”董书办道：“荀大人因贪赃拿问了黄评：可见你说谎，了荀玫。就是这三四日的事。”金东崖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可见‘旦夕祸福’！齐评：天下事都是料不出的。郭书办道：“尊寓而今在那里？”董书办道：“太爷已是买了房子，在利涉桥河房。黄评：伏后文。众人道：“改日再来拜访。”金东崖又问了三位先生姓名，三位俱各说了。金东崖道：“都是名下先生。小弟也注有些经书，容日请教。”

当下陆陆续续到了几十位客，落后来了三个戴方巾的和一个道士；走了进来，众人都不认得。内中一个戴方巾的道：“那位是季恬逸先生？”季恬逸道：“小弟便是。先生有何事见教？”那人袖子里拿出一封书子来，说道：“季苇兄多致意。”季恬逸接着，拆开同萧金铉、诸葛天申看了，才晓得是辛东之、金寓刘、郭铁笔、来霞士黄评：前文曾说要到南京。便道：“请坐。”四人见这里有事，就要告辞。僧官拉着他道：“四位远来，请也请不至，便桌坐坐。”断然不放了去。四人只得坐下。金东崖就问起荀大人的事来：“可是真的？”郭铁笔道：“是我们下船那日拿问的。了荀玫。当下唱戏，吃酒。吃到天色将晚，辛东之同金寓刘赶进城黄评：诸人皆为后文祭泰伯祠而设。在东花园庵里歇去。这坐客都散了，郭铁笔同来道士在诸葛天申下处住了一夜。次日，来道士到神乐观寻他的师兄去了黄评：神乐观亦伏笔。郭铁笔在报恩寺门口租了一间房，开图书店。

季恬逸这三个人在寺门口聚升楼起了一个经折，每日赊米买菜和酒吃，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。文章已经选定，叫了七八个刻字匠来刻；又赊了百十桶纸来，准备刷印。到四五个月后，诸葛天申那二百多两银子所剩也有限了，每日仍旧在店里赊着吃。

那日，季恬逸和萧金铉在寺里闲走。季恬逸道：“诸葛先生的钱也有限了，到欠下这些债，将来这个书不知行与不行黄评：恐怕又要挨饿。这事怎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这原是他情愿的事，又没有那个强他黄评：也要你两个少吃些。他用完了银子，他自然家去再讨，管他怎的！”正说着，诸葛天申也走来了，两人不言语了。三个同步了一会，一齐回寓，却迎着一乘轿子黄评：从三人递到杜慎卿。两担行李。三个人跟着进寺里来。那轿揭开帘子，轿里坐着一个戴方巾的少年，诸葛天申依稀有些认得。那轿来的快，如飞的就过去了。诸葛天申道：“这轿子里的人，我有些认得他。”因赶上几步，扯着他跟的人，问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天长杜十七老爷。”诸葛天申回来，同两人睃着那轿和行李一直进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。诸葛天申向两人道：“方才这进去的是天长杜宗伯[[3]](#footnote-3)的令孙，我认得他，是我们那边的名士。不知他来做甚么，我明日去会他。”

次日，诸葛天申去拜，那里回不在家。一直到三日，才见那杜公孙来回拜。三人迎了出去。那正是春暮夏初，天气渐暖，杜公孙穿着是莺背色[[4]](#footnote-4)的夹纱直裰，手摇诗扇，脚踏丝履，走了进来。三人近前一看，面如傅粉，眼若点漆，温恭尔雅，飘然有神仙之概黄评：对三人自是「神仙」。这人是有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天二评：叙事中忽下�语，前所未有。进来与三人相见，作揖让坐。杜公孙问了两位的姓名、籍贯，自己又说道黄评：又自道姓名，文章忌犯复也。“小弟贱名倩，贱字慎卿。”说过，又向诸葛天申道：“天申兄，还是去年考较时相会，又早半载有馀了。”诸葛天申向二位道：“去岁申学台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县诗赋，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这是一时应酬之作，何足挂齿。况且那日小弟小恙进场，以药物自随，草草塞责而已。天二评：做作张致。意谓略不�意已是二十七州�h�赋首卷了也。黄评：不狂之狂。萧金铉道：“先生尊府，江南王谢风流，各郡无不钦仰。先生大才，又是尊府‘白眉’[[5]](#footnote-5)，今日幸会，一切要求指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各位先生一时名宿，小弟正要请教，何得如此倒说。”当下坐着，吃了一杯茶，一同进到房里。见满桌堆着都是选的刻本文章黄评：臭不可耐，“神仙”能耐否。红笔对的样，花藜胡哨的。杜慎卿看了，放在一边，忽然翻出一首诗来，便是萧金铉前日在乌龙潭春游之作。杜慎卿看了，点一点头道：“诗句是清新的。天二评：一�便加评骘，是公子脾气。便问道：“这是萧先生大笔？”萧金铉道：“是小弟拙作，要求先生指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如不见怪，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。诗以气体为主，如尊作这两句：‘桃花何苦红如此？杨柳忽然青可怜。黄评：全书写斗方名士不写诗句，仅此两言便令人喷饭。岂非加意做出来的？但上一句诗，只要添一个字，‘问’桃花何苦红如此，便是《贺新凉》中间一句好词。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诗，下面又强对了一句，便觉索然了。齐评：绝妙�吐，此真深於��~者，彼斗方�T公何足以知之！t着。几句话，把萧金铉说的透身冰冷。季恬逸道：“先生如此谈诗，若与我家苇萧相见黄评：借看诗带出季苇萧，无迹。一定相合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萧是同宗么？我也曾见过他的诗，才情是有些的。天二评：亦未深许。坐了一会，杜慎卿辞别了去。

次日，杜慎卿写个说帖[[6]](#footnote-6)来道：“小寓牡丹盛开，薄治杯茗，屈三兄到寓一谈。”三人忙换了衣裳，到那里去。只见寓处先坐着一个人，三人进来，同那人作揖让坐。杜慎卿道：“这位鲍朋友是我们自己人，他不僭诸位先生的坐。”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带信来的鲍老爹，因向二位先生道：“这位老爹就是苇萧的姑岳。”因问：“老爹在这里为甚么？”鲍廷玺大笑道：“季相公，你原来不晓得。我是杜府太老爷累代的门下天二评：身份�口却全不像文卿了。我父子两个受太老爷多少恩惠，如今十七老爷到了，我怎敢不来问安！”杜慎卿道：“不必说这闲话，且叫人拿上酒来。”

当下鲍廷玺同小子抬桌子。杜慎卿道：“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鲥鱼、樱、笋下酒之物黄评：三人晓得鲥鱼、樱、笋为何物？只知吃“猪鸟”。与先生们挥麈清谈。天二评：妙人。可惜那三��俗物�o可�。然�t王太太倒有名士�L味。当下摆上来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。买的是永宁坊上好的橘酒，斟上酒来。杜慎卿极大的酒量，不甚吃菜；当下举箸让众人吃菜，他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天二评：矜�F。黄评：写清品便是清品。传杯换盏，吃到午后，杜慎卿叫取点心来，便是猪油饺饵，鸭子肉包的烧卖，鹅油酥，软香糕，每样一盘拿上来。众人吃了，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，每人一碗。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，便叫收下去了，再斟上酒来。萧金铉道：“今日对名花，聚良朋，不可无诗。我们即席分韵，何如？黄评：仍要作诗，可谓无耻。杜慎卿笑道：“先生，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，小弟看来，觉得雅的这样俗齐评：�呷ザ贩矫�士习�猓�慎卿的是妙人。天二�u：�呷ノ骱�上�S多�毫�。黄评：五字趣语，今之所谓”雅集”皆然也。还是清谈为妙。”说着，把眼睛看了鲍廷玺一眼。鲍廷玺笑道：“还是门下效劳。”便走进房去，拿出一只笛子来，去了锦套，坐在席上，呜呜咽咽，将笛子吹着；一个小小子走到鲍廷玺身边站着，拍着手，唱李太白《清平调》黄评：是公子，是玩家，诸人何知焉。真乃穿云裂石之声，引商刻羽[[7]](#footnote-7)之奏妙人，妙人！。三个停杯细听。杜慎卿又自饮了几杯。吃到月上时分，照耀得牡丹花色越发精神，又有一树大绣球好像一堆白雪。三个人不觉的手舞足蹈起来天二评：比二娄蘧公孙在杨�讨屑胰绾危炕破溃航獾靡┓瘢�石头记中所谓百兽率舞耳。杜慎卿也颓然醉了。只见老和尚慢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锦盒子，打开来，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黄评：爆仗二字有出典，“仗”不当书作“火章”。口里说道：“贫僧来替老爷醒酒。天二评：何处得此雅僧。断非前日所��o眉蒙眼的那一个。就在席上点着，熚熚烞烞响起来。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。和尚去了，那硝黄的烟气还缭绕酒席左右黄评：是报恩寺和尚，惯能凑趣。三人也醉了，站起来，把脚不住，告辞要去。杜慎卿笑道：“小弟醉了，恕不能奉送。鲍师父，你替我送三位老爷出去天二评：目空一世。你回来在我这里住。黄评：狂态露矣。鲍廷玺拿着烛台，送了三位出来，关门进去。三人回到下处，恍惚如在梦中。次日，卖纸的客人来要钱，这里没有，吵闹了一回；随即就是聚升楼来讨酒帐，诸葛天申称了两把银子给他收着再算。三人商议要回杜慎卿的席，算计寓处不能备办，只得拉他到聚升楼坐坐。

又过了一两日，天气甚好，三人在寓处吃了早点心，走到杜慎卿那里去。走进门，只见一个大脚婆娘同他家一个大小子坐在一个板凳上说话。那小子见是三位，便站起来。季恬逸拉着他问道：“这是甚么人？”那小子道：“做媒的沈大脚。”季恬逸道：“他来做甚么？”那小子道：“有些别的事。”三人心里就明白，想是他要娶小，就不再问。走进去，只见杜慎卿正在廊下闲步黄评：无聊已极，不然何以请诸葛三人吃酒。见三人来，请进坐下，小小子拿茶来吃了。诸葛天申道：“今日天气甚好，我们来约先生寺外顽顽。”杜慎卿带着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来，被他三人拉到聚升楼酒馆里。杜慎卿不能推辞，只得坐下。季恬逸见他不吃大荤，点了一卖板鸭，一卖鱼，一卖猪肚，一卖杂脍天二评：王太太�着又要�不�世面的�了。拿上酒来。吃了两杯酒，众人奉他吃菜，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，登时就呕吐起来天二评：慎卿此番落难。黄评：虽非做身分，然何以处世。众人不好意思。因天气尚早，不大用酒，搬上饭来。杜慎卿拿茶来泡了一碗饭，吃了一会，还吃不完，递与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。当下三人把那酒和饭都吃完了黄评：吃一块板鸭便呕吐，三人却“吃完了”，人有异乎？菜有异乎？。下楼会帐。萧金铉道：“慎卿兄，我们还到雨花台岗儿上走走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这最有趣。”一同步上岗子，在各庙宇里见方、景[[8]](#footnote-8)诸公的祠甚是巍峨，又走到山顶上，望着城内万家烟火，那长江如一条白练，琉璃塔金璧辉煌，照人眼目。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，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黄评：惯做�影自怜。q真有顾影自怜，风流独赏之致。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。诸葛天申见远远的一座小碑，跑去看；看了回来，坐下说道：“那碑上刻的是‘夷十族处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列位先生，这‘夷十族’的话是没有的。汉法最重，‘夷三族’，是父党、母党、妻党。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，乃是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子、孙、曾、元黄评：此竹��翁之论。只是一族，母党、妻党还不曾及，那里诛的到门生上？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。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黄评：与二娄见解相反。信着建文软弱，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[[9]](#footnote-9)了！天二评：未�L不是。萧金铉道：“先生，据你说，方先生何如？”杜慎卿道：“方先生迂而无当。天下多少大事，讲那皋门、雉门[[10]](#footnote-10)怎么黄评：何人不知，然何忍出诸口。这人朝服斩于市，不为冤枉的。”

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经西斜，只见两个挑粪桶的，挑了两担空桶，歇在山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：“兄弟，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，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！”杜慎卿笑道：“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黄评：东坡诗云：佣奴贩妇皆冰玉。实有此景。天二评：却自有天趣，彼三人恐未必解此。一点也不差！”当下下了岗子回来。进了寺门，诸葛天申道：“且到我们下处坐坐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也好。”一同来到下处。才进了门，只见季苇萧坐在里面。季恬逸一见了，欢喜道：“苇兄！你来了？黄评：他没有饭赈济孤魂。季苇萧道：“恬逸兄，我在刻字店里找问，知道你搬在这里。”便问：“此三位先生尊姓？”季恬逸道：“此位是盱眙诸葛天申先生。此位就是我们同乡萧金铉先生，你难道不认得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先生是住在北门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正是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此位先生？”季恬逸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说出来你更欢喜哩齐评：摇曳而出之。他是天长杜宗伯公公孙杜十七先生讳倩、字慎卿的。你可知道他么？”季苇萧惊道：“就是去岁宗师考取贵府二十七州县的诗赋首卷杜先生齐评：�L句写出久慕之神。天二评：季苇�之知慎卿，亦不�^因其考�而知之。黄评：��是乖人。小弟渴想久了，今日才得见面！”倒身拜下去，杜慎卿陪他磕了头起来。众位多见过了礼，正待坐下，只听得一个人笑着吆喝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各位老爷今日吃酒过夜！天二评：廷玺身份�口全不似文卿了．竟似妓家�兔�及豪�T拉�R�口。季苇萧举眼一看，原来就是他姑丈人；忙问道：“姑老爷，你怎么也来在这里？”鲍廷玺道：“这是我家十七老爷，我是他门下人，怎么不来？姑爷，你原来也是好相与？”萧金铉道：“真是‘眼前一笑皆知己，不是区区陌路人’。”一齐坐下。季苇萧道：“小弟虽年少，浪游江湖，阅人多矣，从不曾见先生珠辉玉映，真乃天上仙班。今对着先生，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。齐评：�P墨淋漓。黄评：却不说自惭形秽，自命亦不凡。杜慎卿道：“小弟得会先生，也如成连先生刺船海上[[11]](#footnote-11)，令我移情！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高会，江南又见奇踪；卓荦英姿，海内都传雅韵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骗——这里是讹诈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荐在匣上——两淮盐商把公帐放在匣子里，推举几个人共同保管，名为“公匣”，保管的人名为“匣商”；“荐在匣上”是说荐到这个组织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宗伯——周朝六卿中掌邦礼的春官称为“宗伯”，后来一般用做对礼部尚书的别称。第三十四回提到的“少宗伯”是指礼部侍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莺背色——浅黄中微微带绿的颜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白眉——三国蜀汉马良，眉有白毛，才学超过兄弟辈；后人就以“白眉”作为弟兄行中最优秀之一人的譬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说帖——本指条陈、建议书一类的文书，这里是指的便柬、便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引商刻羽——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、变徵、变宫都是古人所定乐律的音阶。“引商刻羽”，是譬喻曲调高古，合乎规律。第五十五回的“变徵之音”，就是乐音突然转变凄激的音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方、景——指明臣方孝孺和景清，两人都是因为拥护建文帝，反对成祖而先后被杀的。后人尊称孝孺做“正学先生”，本回说到的“方正学”就是方孝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齐梁世界——比喻混乱、衰弱、统治权分裂的局面。齐、梁是南北朝时南朝两个王朝的名称，当时萎缩在南方，国势不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皋门、雉门——古代天子的宫门。这里的意思是暗指明代皇帝的正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成连先生刺船海上——成连，春秋时人，“刺船”是撑船。传说成连为了指导伯牙学琴，把他送到海中一个山上去，自己撑船走开了，使伯牙得以从寂静的自然境界中悟到琴理，成为一个大音乐家。对人谈话引这个故事，有譬喻对方是好导师对自己有所启发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